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八月乙巳六部言皇帝問皇太妃起居合用牋皇太妃答皇帝用書今來明堂宿殿當用上儀從之

丙午詔將來明堂刑部留郎官一員免赴受誓戒專一行遣斷勑文字其支賜依例給今後準此　右司諫蘇

轍言臣今年二月曾上言朝廷初行差役之法其間衙前一役最爲重難民間所苦宜以賣坊場錢及坊郭官户寺觀單丁女户所出役錢量行裁減雇募衙前以免民間重役之害後來蒙朝廷差臣兄軾詳定役法軾議論與臣無異致與本局商量不合陳乞罷免尋蒙朝廷依軾所乞臣以兄弟之嫌未敢再有論列今竊聞監察御史陳次升奏以役法大要未定人情熒惑乞敕詳定役法所疾速議定合差合雇色額及官户寺觀單丁女

户等合出役錢則例先次施行其州縣事體不同難以直行處分者候諸處申到相度裁定蒙聖旨批送詳定役法所臣看詳次升所言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官户寺觀單丁女户合出役錢則例實係役法要節當今所宜先定其詳定役法所並不公心定奪奏稱准元祐元年二月七日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放其諸色役人並依熈寧元年以前舊法定差及七月三日朝旨司馬相公申明指揮招差役人大要已定終不明言何役合

差何役合雇至於官户寺觀單丁女户合出役錢只言七月三日朝旨未得施行亦不明言合如何立爲則例據此奏陳但務求合取容雖言事官所陳更不講論曲直况司馬光雖爲宰相而君前臣名禮有定分今詳定役法所乃於奏狀中謂光爲司馬相公苟申私敬不顧上下之禮曲意推奉一至於此而朝廷望其能别白是非立爲成法亦已難矣臣恐此風一扇臣主之分自此陵夷不惟朝廷之害亦非所以安光之道也謹按詳定

役法官皆侍從儒臣不容不知朝廷儀式伏乞取問奏狀中不名宰相出何典法及勒令早定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坊郭官户寺觀單丁女户合出役錢則例申奏行下令民户早知定法不知惶惑七月三日指揮不見恐即是司馬光六月二十八日所奏至七月三日乃行出也九月十八日始立坊郭等助役法

丁未刑部郎中王振爲大理少卿二十六日王覿云云二十七日劉摯上官均云云

擢趙普曾孫西京左藏庫使思明爲西上閤門副使從劉摯等薦也

內侍省押班馮宗道梁惟簡並添

差勾當皇城司　中書侍郎張璪以疾辭明堂儀仗使

詔知樞密院安燾代之尚書左丞李清臣鹵簿使尚書

右丞吕大防橋道頓遞使　詔令來明堂諸軍素隊樂

不作罷支賜　詔吏部今後選走馬承受依舊條選無

過犯人仍令門下中書後省别立法以聞　禮部言太

常寺恊律郎榮咨道奏天子之樂合用玉磬先帝詔臣

製造請今後廟堂之上依舊用編鐘玉磬登歌今年親

祀明堂便可施用所貴章明盛典從之　户部言出賣

户絶田宅已有估覆定價欲依買撲坊場罷實封投狀從之據劉安世言元年六月七日有敕罷實封買撲坊場法而實録乃於十一月四日方載之今八月二十二日已書依坊場罷實封則是實録先後差誤已取十一月四日事載六月七日 詔應諸路轉運使副除河北河東路陝西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成都府路外其餘路分許差判官兩員 户部言在京錢穀文帳已發歸本部外餘見係轉運提刑司點磨文帳請自今並上本部從長貳摘取選吏點磨從之蘇軾云七月二十四日請帳法一切如舊此蓋不從其言也 詔温州團練副使沈起監南嶽

廟政目二十二日事他書無之當考

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楊景畧卒

戊申荆湖北路都鈐轄轉運司言誠州大由楊溪古鐵地林吉狼等峒與西道胡耳塞溪事理不同廩給已依沅州先定錢數勘給若非時官有改易即乞依奏請并所統治事乞依誠州先招納歸明溪峒例其舒守疆等二十一人著籍本州句當各乞依元補名目并請受按本處則例支給從之　詔外監事令太僕寺依元羣牧司法施行此據王存日奏舊録在九月十一日并月末可考

己酉皇太妃兄東頭供奉官守寄班祗候任瑜特差充在京新城外北面同巡檢不爲例　詔編修會要所檢閱文字陳知彦特改次等官從鄧温伯等薦也　詔近降下陝西河東路巡綽探事賞格内獲級人每三級升一資改作兩級重傷人及三次與轉一資改二次新本無此

詔疆盜州縣力不能制或兇惡巨蠹十人以上先選募本州不係將兵收捕不足或無即牒將官選募軍馬非將副駐劄處知州選募仍捕盜官統之若軍馬二百

人以上牒將副一員親行並聞奏違者委安撫總管鈐轄司奏劾著爲法　樞密院言將官兼都監縁兵馬司事務内有例合申逐將者恐於理未便及邊要州軍并人使經由道路若一例差兼却減本處兵官亦慮闕事欲除邊要州軍及人使經由道路更不差兼外京東青州第四將鄆州第五將齊州第六將曹州第八將京西潁川府第二將河陽第三將陳州第四將鄧州第六將河東汾州第三將潞州第五將第六將晉州第七將第

八將嵐軍第十一將河北冀州第七將陝西河中府鄜延第八將永興軍涇原第十一將淮南亳州第一將荆南第七將並差副將一員兼本處都監遇全將差撥令本路轉運司相度如合差官權即選見任官一員兼權都監或待闕合入親民資序使臣權充候本將回日依舊其晉潞州只令下番將一員兼都監從之新本削去

辛亥宰臣司馬光言先舉孫準行義無闕堪充館閣閒準與妻黨訟坐罰金舉非其人請連坐上批還其奏曰

準緣私家小事罰金安有連罪光又言臣舉狀稱準行義無闕今準閨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闕於臣為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近奏設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為執政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衆乞如臣所奏從貢舉非其人律施行所貴率厲羣臣審謹所舉不從尋詔準更不召試館職　右司諫蘇轍言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

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之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即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爲雨水浸淫占壓未

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嘗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爲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又言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上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

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
司法縣尉外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
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爲常雖涉歲月不以爲怪及見先
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廕補子弟
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
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爲
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廕補者例減五年而
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

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爲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爲吏而責之讀法本事之當然不爲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均言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才者任用則職修而事治才者不用則事紊而職廢才否並用則政事之不治者常半今之士大夫列於版籍者

可謂至冗矣京官自承務郎至朝議大夫凡二千八百餘人選人一萬餘人大使臣二千五百餘人小使臣一萬三千餘人舉天下之員闕不足以充入仕之人故吏部左右選用闕京朝官及大小使臣大率一年以上選人須及二年以上或三年而闕次之遠者莫如選人大抵一官之闕在任與夫已授而又擬之者凡三人故自得替如不該移令待試法之中否須近一年而後擬差必待闕三年而後就職七年之間方成一任京朝官待

次幾一年而得差遣待闕一年然後就職五年之間方成一任以常人言之三十而仕又十五年而改官至七年而致政共成七任耳又況三十未必仕仕者未必皆至七十而又有不幸私故陷於吏議年雖及之未必滿七任也故舉天下之士大夫其才可以治事不至曠職者未必及半就令及半居閑之日常多而治事之日常少此天下之郡縣所以不治閭井之民未純被朝廷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臣以為欲郡縣之治在夫才者居職

欲才者居職在乎使其居閑之日少欲其居閑之日少
在乎清入仕之源竊覩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四進士
補蔭與夫納粟得官百司胥史是也自武職入流者凡
三武舉補蔭與夫百司胥史是也計其才行可以居官
治事者納粟胥史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武舉何以
言之為進士者自十歲就學加之十年而後能治經闊
史綴緝文詞又加之十年而後能問學通博成就其志
其學可謂勞矣及夫有司試之必擇其明達義理而稍

工文詞者方得薦送又求其尤者始預禮部之選又加廷試而後賜第擇之可謂詳矣三年一舉士舉天下學者羣試於有司亡慮數萬人而賜第者僅五百人取之可謂至艱矣彼貴遊子弟恃其父兄之蔭補類多驕惰不學但僅通經義稍成文詞者則必中選就令屢試不中年及三十亦得出仕其視進士篤志講學趣操自立宜有間矣百司胥史主行文書積年寡過例該祿仕又豪右之家以貲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

守奬薦之所不及彼固分甘自處於卑賤之地豈復有奮厲之意其視蔭補子弟聞父兄之教少壯就官有嚮進之心宜有間矣由此觀之計才量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史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理之必然也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濫者但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其就廷試則試題平易字數減少有司考校又加寬假但粗成文理不至甚紕繆者皆置第四等以上年未滿七十者即便不須保任便許出

官昨元豐八年特奏名係第四等以上者四百餘人可謂冗矣夫進士自秋試至省殿三處考校於三千人中僅取五百其間尚容幸得又況偶或一薦累試見黜年高才耗學術忘廢其比進士實固相遠而又五路學者鮮少取人數寛但獲一薦雖不事學坐待及三十年便該祿仕大率多年五六十以上既仕官誰肯薦保夫以血氣衰耗有茍得之心薦保不及無向進之意其能精明治事廉潔自守者十無一二其智識才力方之進士

固有間矣夫以特奏得官與夫補蔭流外之人學術才
行皆不足以方進士而入仕之數常多於及第之人並
趨吏部吏部按格不計入流清濁才行高下但以到部
先後注授差遣以此待次者常至七八百人注擬二年
以上員闕故貟才可用之人率爲特奏得官與夫資蔭
胥史之流冗占壅滯比肩待闕居閒之日多而治事之
日少者常以此也不清其源欲官之不濫才者之獲進
不可得也臣以爲四者之冗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

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資蔭胥史是也竊聞嘉祐四年以後係特奏名者纔百十人自治平至熈寧三年止百有三人自熈寧六年至今每次推恩入仕不減四五百人臣欲乞參酌祖宗故事須實曾取到文解或經殿試計若干舉方許就省試實得文解及經殿試若干舉方許就殿試文理稍優者方得充四等以上每等限定人數不過若干人其在四等以外者不理選限其曾預一薦雖及三十年不在推恩之限蓋累曾取到文解或經

殿試即須稍有文學不至空踈四等以上限以人數則有司所取不至冗濫如此則稍可以革特奏之弊矣臣又見廣南攝官取本路曾預兩薦者權作簿尉一任無過遂得正授雖曰優假遠方士人然僥倖太過若重加舉數即可以損入流之冗矣臣以爲古之仕者世禄盖使爲之後者一人世焉禄廪之而已矣時人之所譏謂棄賢者之後絶功臣之世今之寄禄官自大夫以上初升大夫即奏補子弟一人其後兩經郊恩與致仕之日

皆許奏廕其爲大夫以上歲月深久往往奏薦多至數人夫廉謹無過積日叙遷而爲大夫者未必有功而賢者也官其子弟一二人以寵其後固已厚矣臣欲乞自兩省兩制以下至大夫奏補之數宜加裁減限以多少則可以革資廕之濫矣百司胥史積勤累日大率須及二十年方得出仕惟三省人吏最爲優幸每以點檢諸處文書酬奬減年出官最速其不顧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爲郡守宜加裁抑使無過厚則可以損雜流之弊矣

四弊既損則入仕之源清而才行可用者不久於待闕不久於待闕則治事之日多而職業無不舉矣臣聞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若損虛授之祿以養害民之吏姑息不才之士以妨有才之進豈爲民設官之意耶願陛下明詔有司講求官冗之弊澄清入仕之源以幸天下實非小補十月六日王覿云云可參照　均又言臣聞官以治事不聞事少而官多吏行文書不聞文書寡而吏衆今京師百司吏之冗者莫如六曹每歳出官不知幾何而吏祿

之費多至四十萬冗官費財月增歲積若有司姑息而不敢議論朝廷因襲而不思裁損則將來之弊無時而已也六曹冗吏臣不能遍舉請陳其一二以推其餘竊以六曹事之簡者莫如兵曹四司自主事以下至貼司共一百一十九人兵部每日承受生事大抵多止於四五十件或六七十件少止於一二十件或三十件其承受都省批付文字少止於一二件或三四件多止於十餘件而兵部人吏自主事至貼司凡五十八人大略計

之每日所分事件逐人多止於十餘件少止於三五件
又所行之事止於民兵廂軍街司及蕃夷屬户授官等
數事而已職方每日承受生事大抵多止於十餘件少
止於三五件其承受都省文字一旬之内或四五日無
所承受或止於二三件而職方手分貼司凡八人逐人
所分事件不過一二件所行之事止於州縣廢復蕃夷
歸明及天下地圖等數事而已庫部每日承受生事多
止於三四十件少止於一二十件其承受都省文字止

於二三件而庫部手分貼司凡十八人逐人所分事件不過一二件所行之事止於軍器儀仗防城件物等數事而已以三曹言之所受文書既已簡少又所行之事多承襲故常不至費力鉤考反復契勘由此推之吏史閑冗茲可見矣舊日未行官制以前三司人吏止六百餘人自行官制三司事務散入諸部十有三四而戸部四曹人吏通計四百八十七人則是事少而吏衆矣由此推之他曹吏冗葢可見矣臣竊以政有因革各沿其時

法有損益各因其事蓋官制之初每事創立簿書紛糾行移報應倍勞心力故不得不多置吏以集其事今官制之行已六七年綱紀張設庶務就緒又有事既減省或歸他司而吏額如故臣請以一二言之昔户部右曹所以事冗者以總領常平一司故人吏之多至於八十四人今則助役變爲差役州縣已有成法青苗罷而不散水利因而不作苗役逋欠一切蠲除則右曹所主事務十去七八矣昔之兵部所以事繁者以主義勇保

甲也故吏史之多至於五十八人比年以來義勇保甲既歸樞密院矣則兵部所主事務十去一二矣夫法隨事立事異則法從而變吏縁事置事省則吏從而損今法改事省而吏額如故非所以汰冗官而節國用也且吏之廪禄既不欲遽損而吏之冗占又不加裁損則耗財妨賢之弊終不能去也臣以爲知曹事之繁簡難易無親於本部長屬乞特詔六曹尚書侍郎將見今吏額令逐部郎官親自看詳隨事裁減務在吏與事稱多少

適當俟其議上更令左右司及兩省官同加參覈庶幾詳盡既已裁損立定新額則見權者可罷而闕者可勿補見行案者且令仍舊而移補它部之闕或無闕可補則候將來出職更不撥填如此行之十年以後吏數大減省官節用之利必見其效矣臣以爲朝廷損益法度以義爲主若恤世俗之浮論而欲人人之便安則弊無時而可去法無時而可立願陛下審義度時斷在必行天下幸甚此據均奏議第九卷增入二年三月末均又奏疏元豐五年五月三日行官制云官制有

已六七年則此奏必是元祐二年或三年非元年也今姑附言冗官後九月二十三日蘇軾云云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翟思云云可并考官制雖以元豐五年五月一日行其議改更則固前此矣只附此爲允

是日蘇轍又言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旋已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各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即便逐

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行下　右正言王覿言臣伏聞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故書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自古以來爲國家者豈不欲皆得賢者能者而官爵之惟其私有所自蔽則不能者有時而以爲能惡有所難知則不賢者有時而以爲賢焉此官爵所以不得皆及

於賢者能者而治亂亦不得不異也臣竊見近日差除
多不恊於公議夫監司者一路生靈百城官吏休戚之
所繫也可得而輕授耶然而闒冗不才如王公儀庸暗
無恥如盛南仲與賈青朋姦如程髙爲李憲奴使如孫
路者而皆得以爲之則彼一路生靈百城官吏休戚之
所繫者乃在此曹可不爲之痛惜哉且陛下之用監司
不謂不謹矣既委執政以擇之又命侍臣以薦之所用
宜皆得人也今猶公議不以爲然者盖人之難知亦已

久矣非特今日也今侍臣雖薦之而於能不能之間豈皆無慼哉執政加察而用之可也執政雖用之而於賢不賢之間豈皆無慼哉言事官擽公議而論之可也言事官之言誠不妄則陛下行之何疑若以為侍臣既薦之矣執政不當復察其人雖非亦用之執政既用之矣言事官不當復論而其言雖是亦置之如此而欲任用之得人不亦難乎方二聖臨朝羣臣輔政不應有此弊臣但見比者除授既多失當及言事官論列又不施行

故竊疑之此非朝廷之福也臣前日伏聞除刑部郎中王振爲大理少卿自郎官爲少卿雖非遷擢然振之爲大理官久矣當楊汲作卿之際因其滿罷又薦以爲大理正振憸巧刻深最爲楊汲崔台符所愛信汲台符鍛鍊之獄多振力也前日作郎官已駮物論今又使之治獄不惟恐故態復作以害良善𠂻衆論必以爲朝廷復用酷吏爲廷尉矣非所以安人情也臣愚竊謂承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之後須用稍通經術性質忠厚之人爲

之鄉而使天下無寃民乃有補於聖政如振者當與台符汲孝先同黜安可以復用也臣又聞執政所薦館職非免名試外議籍籍亦謂其人有不足以辱文館者夫執政大臣各舉其所知以應詔豈不欲髙才大徳之士以稱陛下之任使哉盖潔其進者皆不保其往變其才者或不察其行故未免人言之多也臣亦望陛下宣諭執政更加採聽而去取之庶幾召試之後人無異論臣智識淺陋豈敢自謂知人然今所論列皆得之於公議

也惟聖慈詳察觀自注云八月二十六日蘇轍云云在八月二日王公儀七月二十二日程高七月二日盛南仲六月二十八日政目九月十八日南仲知衡州孫路二月十二日王振九月戊辰復自少卿大理爲刑中

壬子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見刑部郎中王振除大理少卿按振闒冗有餘人品極下前在大理爲丞爲正刻害險酷著聞於人以此奉事崔台符楊汲多爲其所薦引向來冤濫之獄振皆預其事台符等既多以舞獄無狀次第黜逐振當連坐而典憲未伸公議憤之近乃無

故召自舒州以為刑部正郎衆人莫不怪笑臣方欲彈論今又無故進於卿列臣竊以陛下哀念斯人深恵前日獄吏之失其守故有所澄汰中外拭目以觀陛下之所選用謂必得持平知義至公不撓之人乃可以副聖明矜恤庶獄之意今首乃用振臣恐刑獄之弊將有甚於前日矣伏望速降指揮追振新命及罷刑部差遣依台符等例特行降黜以副公論貼黄稱昨者朝廷以蘇頌為刑部尚書鮮于侁為大理卿中外莫不曉然知陛

下於用刑法治獄之意矣侁雖以老癃辭免而繼之者遽復用如此何謂哉多士之中求一廷尉不至乏人顧逮罷振命早行黜責遴選其人以慰天下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竊以刑部大理之官聽訟折獄死生輕重之所繫所以爲天下之平爲之長貳者尤在謹擇剛明端良之士以充其選則刑罰當其罪而天下無冤民矣臣竊見朝廷以昨來大理卿貳崔台符楊汲王孝先等元豐以來承勘内降公事深刻鍛鍊多陷

無罪皆奪官褫職出補外郡擢前吏部侍郎蘇頌爲刑部尚書又除太常少卿鮮于侁爲大理卿命出之日人心厭服玆見朝廷恤刑任人之意鮮于侁既遂辭免前日乃聞除刑部郎官王振爲大理少卿中外之論深所未諭臣竊聞王振人品猥冗天資刻薄往年用崔台符楊汲薦引爲大理丞勘鞫内降公事相爲左右狂陷無辜不可勝數原心論罪數人之惡未知輕重台符既已奪官罷職而王振自外召爲省官今既含容未正其罪

復於數月之間驟加進擢不惟賞罰不明不足以厭服衆心而王振天性刻深恐終不革舞法濫刑上負陛下寛恤之意欲乞寢罷除命別加選擇剛明端良之士以恊公論

先是詔文彦博子貽慶居中可罷外任各與在京差遣如未有闕即於員外添置三省欲特除貽慶都官員外郎居中宗正寺主簿並員外添置詔貽慶先任都官員外郎可陞一省曹員外郎居中依奏癸丑貽慶改司封

員外郎既而貽慶辭新命乞依舊爲白波輦運詔從所乞仍特與理轉運判官資序九月十五日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自待罪風憲屢嘗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宣布可以諭上旨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

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其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自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於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爲和緩寛縱苟於安静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弊不可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歛

意在求進害民太甚者爾非欲使之漠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寛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則臣謂此俗不可滋長要須大爲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者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檃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謹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寛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

今日事也又言臣先準朝旨看詳訴理㶊寧以來罪犯
并元豐後來探報斷遣公事應事涉寃抑情可矜憫並
許上聞數内一件制勘太學公事龔原等二十二日已
具看詳事理奏聽指揮去訖伏緣事有未盡須至論列
臣謹按太學公事本因學生虞蕃就試不中狂妄躁忿
上書告論學官陰事自此起獄又因勘官何正臣迎合
傅會將敕前狀外於法不該推治之事奏乞皆行推治
親畫特旨依奏自此獄遂大熾上自朝廷侍從下及州

縣舉子逺至閩吳皆被追逮根株證佐無慮數百千人無罪之人例遭箠掠號呼之聲外皆股栗臣聞論者謂近年慘酷寃濫無如此獄其所坐贓大率師弟子贄見之禮茶藥紙筆好用之物皆從來學校常事雖經有司立法而人情踵故未能遽革盡以監臨枉法當之終身放廢可謂已甚其間雖有實負罪犯之人終以下訐其上事發不正獄官希合拷虐太過故雖得其罪論者猶不以為直又況學士大夫不堪囚辱類多虛引自誣並

坐重責深可嗟憫臣所看詳緣止是據案考事而獄吏等從來鍛鍊文案惟恐平反故首尾牢密曲直莫辨況此獄出於正臣希功用意尤極巧詆今雖已具案內事狀奏聞然在於實情天下之所知者有所未盡若不曠然加惠一切昭洗止用有司看詳之文誠恐寃抑不申不足上副聖仁矜恤之意臣愚不勝拳拳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太學制勘命官舉人等優賜恩旨等第除落罪名又言見今看詳訴理所若於公案內見得寃抑或

可矜事狀即本所自可陳奏其雖有冤抑可恤之情衆所共知而案內文致完密非看詳所能見如此獄者若有司不能以事實上聞則冤者無由可伸臣待罪言路義不可以避嫌自默惟陛下酌情制事毋拘常法特與優加除雪以示寛大仍乞作特旨施行摯前章乞立監司考績之制後章特寛太學獄奏議相屬在乞召張方平陪祠前劉攽等所次行實亦聯書之新録摯傳蓋因行實稱用是罪多減貸乃行實云爾不知監司考績之法竟立與否傳及行實俱不言也今并取二章附八月末徐更考也

宰臣司馬光言故職方員外郎張述在仁宗朝嘗議

建儲今其家無人食禄詔述子申伯特與太廟齋郎故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亦曾具奏乞建儲忘身徇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知乞依述例特與洙一子官録張述後在五月己未録陳洙後在五年五月四日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七至九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俞大猷

謄錄監生臣南光晠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光為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賔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

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没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太皇太后聞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致哀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贈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歛命户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彼地者彼必問光

起居而遣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無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葢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軾又嘗載光語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史臣曰傳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

漏光實有焉始光當國悉改熈寧元豐舊事或謂光曰舊臣如章惇吕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當參用熈豐舊臣共變其法以絶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也　左司諫王巖叟言臣伏觀陛下即位之初首副天下之望用司馬光執政信行其言以革天下之弊惟光憂國愛民之誠心信於上下信於内外故陛下一用之而天下之

心安四夷之心安陛下之心亦安今不幸光薨臣知陛下之心漠然矣臣竊聞百姓相與憂曰吾君能不忘光之言乎能求其類而用之使持循其法乎又憂曰姦人無乃復將為朋動搖正論以欺吾君乎無乃竟為身謀不䘏國家之急以病斯民乎誰復以吾君之心為心以吾民之意為意夙夜盡瘁以遺其身如光者乎吾君方倚光以圖治而天遽奪之其何意耶臣願陛下益厲乃心益事乃事益重所付不可泰然以忘憂也今宜先有

以釋民之憂而安其心者惟當果於去姦審於進賢二端而已爾夫大忠在朝姦人雖未去猶有所忌而不能為也光覺姦人今不可少留矣此臣之所言陛下當果於去姦也朝廷輕重天下安危生靈休戚在用人而已今天下將觀陛下用人以卜否泰此臣之所以言陛下當審於進賢也去姦進賢皆有以恊天下之望則百姓何疑而憂哉惟陛下圖之天下幸甚貼黃稱自古人臣因妬賢嫉能之心而遂害國事者無世無之臣光之賢

上則見信於陛下下則見信於百姓人人自耻爲不及也臣恐此後必有妬光者隂以妄言毁短光之所爲以踈陛下之心俟間隙一開則將入其邪說行其姦謀以壊善政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平生未嘗與光接又未嘗受光恩非私於光也惟恐小人或誤陛下耳今天下事大定矣民心安且樂矣此治道之成而聖功之著也惟在陛下持之益堅信之益篤勿有所移則天下幸甚中外之人皆望大禮後罷張璪輩二三佞邪無狀之人何

意璪輩未去而先失忠臣此中外之心以為歎恨之深者也今若璪輩自請願陛下早賜從之別命忠賢以重朝廷以為國家倚賴以慰服天下之心尤不可更容遲久玷辱廟堂使蒼生失望四夷不安也

戊午齋於垂拱殿太常寺言司馬光薨適在明堂散齋日内嚴父配天國之大典固不可廢至於御樓肆赦恐亦難罷惟紫宸殿受賀一節緣慶賀之事比之宗廟之祭為輕方聖情軫悼元臣而羣官拜舞稱慶恐於禮義

人情未爲宜稱詔明堂禮畢紫宸殿文武百官並依班

次起居更不奏祥瑞稱賀并樓前行肆赦儀外其稱賀

並罷

己未薦享景靈宮

辛酉大饗明堂上詣大慶殿行禮畢改常服御紫宸殿

宰相百官起居御宣德門肆赦鬬殺罪至死雖犯在約

束内情理稍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輕者五百里並

牢城斷訖録案聞奏應諸司人每歲該試而經十試者

將來未得黜落別作一項聞奏應官員犯杖罪以下依
條不以赦降去官原減者許於刑部投狀本部具元犯
因依聞奏其未斷者仰大理寺案後聲說以上情輕者
取旨應見貶謫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勘會自復差役法
其民間積欠免役錢已與減放一半餘分限三年隨夏
稅帶納訪聞上件積欠既當差役輸納不易其未放錢
數令帶納者並特與免放開封府界諸路人戶見欠及
未納常平息錢並特與除放其本錢與限三年隨稅帶

納應内外欠市易錢人户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開封府界諸路場務先為實封投狀爭添價錢買撲致後來敷納不前除已收納抵當産業外見於欠人及干繫人處催納者權住催理委逐路監司同共開拆保明聞奏當議等第特行蠲放其出限罰錢及人户調發春夫因河防急夫開修京城壕及興修水利免夫罰夫錢並與除放應在京諸路房園課利今日以前逾限倍罰錢並特與除放應民間典賣田宅有出限未納税

錢印契者自赦至限百日許自陳首與免納倍稅其罪
發在赦限百日内者凖此應産茶路分茶園户所輸茶
租錢積欠見行監理者特與除放應天下欠負官物元
非侵盜不以有無抵當雖係侵盜本家委無抵當財産
幷見勒干繫保人攤納者及失催若誤支見令干繫人
均賠者因水火損敗及綱船遭風水抛失或被盜驗實
各無欺弊者梢工兵士因綱運欠所般物元無欺弊見
尅請受者寶貨塲冶以坑窟不發及不顯侵欺係欠課

利見催理者冒佃官田及户絶田土屋業并諸般隱陷租税見理納積年税租課利等委已貧乏無可償納者仰本屬於赦到一月内看詳除放訖保明申轉運司提點刑獄司類聚聞奏以上或有專條遇赦及指定許放分數並依今來赦書指揮施行開封府界諸向推行重禄法其緣受乞引領過度編配之人如經今赦未合放逐便者並具元犯保明聞奏元祐元年明堂赦書與前赦不同者附見呂公著家傳云文靖公之當國也每捜訪四方利害有可以施舍便民者手筆記録因大赦而行之多至數十事其後文

請罷便民事浸益少至是始盡貸青苗市易息錢及其它逋負貧不能償者凡蠲放數百萬官吏坐違法用一切之制不得理去官及以赦原者並聽收叙總校前赦凡增一十七事四方歡呼以為新天子赦令首以憂民為意無不稱慶不知所增十七事即是此撥出與前赦不同者否當考然王巖叟論奏止乞看詳嘉祐以來赦文則嘉祐以前便民事固不如嘉祐家傳乃稱文靖罷後便民事浸益少殆失之誣矣今不取巖叟論奏見三月十六日

鄜延路經略司言夏國主秉常七月十日卒詔太常寺檢會禮例施行

壬戌詔司馬光薨在諒闇中更不舉哀成服呂大中雜說司馬公之喪明堂行事畢蘇子由為諫官欲往哭之正叔力止之曰方行吉禮不可弔喪子由不從曰只有哭則不歌

何嘗有歌則不哭王鞏為太宗正丞亦上章論正叔之非由此遂罷建中靖國間鞏初牽復得通判西京將行滎陽公以正叔屬之使無念舊怨鞏答簡云我輩視大地衆生猶如一子況先生者乎　太皇太后從叔父高遵約妻壽昌縣君吳氏封永嘉郡夫人皇太后親妹通直郎程奇妻永嘉郡君特封同安郡夫人宣德郎李擴妻同安郡君特封丹陽郡夫人西頭供奉官趙思行妻延安郡君特封文安郡夫人右侍禁李袞妻安康郡君特封高平郡夫人　太僕寺奏王存奏議乞應干本寺事並依羣牧司法

子係九月七日王覿奏議乃係九月九日當考

載都省劄

仍只隷尚書省或依舊隷樞密院并乞内外馬事並隷本寺施行詔内外馬事並隷太僕寺直達尚書省更不經由駕部王存奏具列于月末

癸亥御史中丞劉摯言臣竊惟輔弼之進退皆繫國家大體人君不可以不謹也進之必以其道退之必以其理則天下莫不為宜矣今大饗禮成風聞中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事安燾尚書左丞李清臣皆欲上章辭位夫此三人者並受神宗顧託之命一旦同時求退臣

疑陛下必有所難之也雖然臣以為無難也俱去之則難俱留之則難蓋俱留之則害天下而屈公論俱去之則傷國體而惑人情今於三人之中察事考迹權其輕重則有必宜去者不必去者臣請論之璪以傾邪柔佞竊位最久朋姦害政賣恩營私前後言者累疏其罪臣曾上殿亦屢蒙宣諭以為璪過大禮必聽去自此臣更不復論列今大饗已畢璪之引退乃其時也陛下許之亦其時也璪得掩其姦惡以禮罷去蓋已幸矣朝廷雖

有失刑漏網而得其不在要路不為政事之害斯亦足矣此臣謂必宜去者也若乃燾及清臣則稍異於璪皆不以節行自厲齪齪在位然而比於璪輩未有顯罪陛下若特以其受遺之故且為留之實有其名亦無甚害此臣所謂不必去者也恭惟神宗皇帝棄天下今未大祥若顧命之臣盡去不存誠恐小人私害為國生患臣之區區在此欲望聖明照察於三人中罷璪所以安天下留燾與清臣所以明陛下不忘先朝受遺舊臣之意

全國大體以鎮羣下考之公議誰曰不然臣蒙被厚恩有所見不敢避犯分非職之誅庶補萬一貼黄稱退執政非臣所宜預知也然辱在言路事干國體者理合上聞不敢自為形迹昨者本候上殿面奏新過大禮未有班次又慮稽緩不及於事故具簡牘伏望鑒察省覽訖特賜留中又貼黄稱臣非謂燾與清臣宜在執政也又非私於二人為之游說也但以其被先帝顧託又今年未大祥恐須且留之假借二人成就朝廷事體更俟徐

徐漸作次第罷之未晚也非如蔡確章惇及張璪皆罪惡暴著先當去之　工部郎中王欽臣為太僕少卿加直祕閣從文彥博之請也御集九月八日

丙寅詔中書省今後太僕卿少丞簿並選差應外監事令本寺依舊羣牧司法施行王存奏乃以外監依舊羣牧司法指揮係八月二十三日當考當時兵部符下諸路亦稱八月二十三日　御史中丞兼侍讀劉摯言臣伏見左僕射司馬光薨逝朝野人情驚悲一詞皆曰天不遺此一老以大濟我國家而奪之速此何理也臣

恭惟陛下以至明至聖首識光志置諸左右舉天下聽之而光亦以大忠直道忘身徇國雖姦謀異心百端排沮而横身當之夙夜盡瘁以死圖報其純誠至公足以薦天地而貫鬼神真所謂社稷之臣矣然非陛下信任之明仰成之篤則光亦安能以自行其志故天下不獨嘉光事君之盡節而以陛下任賢勿貳為難能也今光云亡兩宫車駕即日臨奠賻襚之典有加故常下至縉紳善士閭巷鄉野之人罔不為哀歎而惟是姦邪之黨

醜正惡直之徒頗已相與有竊喜之意蓋小人從來觖觖不快於新政藏情匿跡日夜窺伺常幸有非意之變以冀治之不能成今其臆度以謂陛下既失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志必稍變懈遂可以乘便投隙熒惑而動搖此其所以喜也且陛下為政以來收拔衆正布列上下制國之法除民之害雖節文潤色有未齊者至於大本已定十之八九矣惟陛下益加之意常以辨別邪正保邦愛民為念堅守此指終始如一而已已行之令持

循無變則治道成矣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廷者
臣實懼陛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而意稍有間則邪
謀陰計或起而乘之此臣之所以為私憂而獻其說也
抑臣又有過計之言盖今上宰虛位竊惟不日制詔命
相矣此尤不可以不謹外論籍籍謂文彦博必代光之
任臣固知不然然於萬一之中不可以不言彦博年逾
八十爵位窮極於天下矣前日陛下假其威望以為朝
廷之重其官則天子之師傅其職則平章軍國之重事

陛下之禮元老尊崇優佚可謂得其體也今若任之以為相則三省有職守矣其成敗之責豈師臣之所宜當其繁悉之務豈老人之所宜辦殆非所以處彦博也又彦博於知人非其所長賢士大夫罕出其門近日有所薦論衆皆傳之為笑若居上相引用人物每每如此今日引一二明日引三四積而至於百十常材列於朝路非小害也其人重其位高有所薦者若陛下違其言則傷恩皆從之則害政又非所以安彦博也臣昨四月中

已曾建論此事矣故今日之命相實繫天下之安危與善政之成敗可不重哉伏望陛下詳考歷選得其人而任之以尊廟社以厭公議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惟陛下赦其愚而察其忠貼黄稱臣又聞彦博薦馮京為相而或傳言陛下已遣使詣京所矣臣得風聞未審虚實京向因疾病遂成昏耗事多健忘更乞聖慮周詢詳察命相大事不可輕舉本注云元祐元年九月十三日今附十一日王覿奏前右正言王覿言臣近者伏見左僕射司馬光以疾不起中

外人情所共痛悼秉輿親奠恩禮甚渥固其宜也光社稷臣也執政朞年之間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功業赫然著於天下凡有識之士不以光得行其志為難而以陛下特達拔擢用光于閑退之中而信任不疑為難也然光之薨上自聖情次及賢士大夫下至於民庶莫不嗟惜而姦邪傾險之人則方且私相慶快也非徒慶快之而已又幸非光比者入而為相則庶幾得以復逞其私焉然則陛下命相可得而不謹哉或者竊謂太師文

彦博且將代光執政矣臣愚決知不然也何則陛下前日既知彦博耆老當尊禮之而不以三省細務攖之矣今日豈復用以代光執政哉陛下以師臣處彦博最為得體仍俾之平章重事此曠世殊禮也人臣之榮無以加矣彦博以耆德重望而當此殊禮誰曰不然固足以尊朝廷而鎮四境也惟不當專委以政夫三省事務之繁既非年逾八十之人能任且又政事之要莫甚於用人而彦博素無知人之譽故比者入朝首薦崔台符而

次引楚建中縉紳傳以為笑陛下聽覽之所及也臣固知陛下必不委彥博以為政也或者之所謂乃私憂過計而已臣又聞中書侍郎張璪將乞補外而適當大禮之後執政大臣必更有求去者或者深疑朝廷以求去者之多既不可以皆聽則璪將亦緣此而留矣臣愚亦以為不然也夫璪之不安其職自以彈劾者衆私慝暴著公議不容而求去焉與夫無故而求去者異矣朝廷禮意何可以均一也自祖宗以來執政大臣於大禮之

後請去者非一或聽或否繫於臨時顧其人之如何耳若璪者雖無請猶當去之況其有請哉臣故知陛下必不以請去者多而璪亦得留也或者之所謂亦私憂過計而已臣又見侍從之間久次之人其材能趨向鮮有同者陛下將以補執政之闕尤不可以不謹也夫知臣莫若君惟不限以資秩前後而視其大公至正之心能為陛下消危疑厚風化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而用之則有補於聖政矣陛下勿謂司馬光既薨之後更無其

人也臣願陛下左右大臣必深察詳擇之既知其可用矣則禮遇之信任之無忽焉異日必有盡忠於陛下如光者出矣茍非其人而有蠹於國則去之何傷故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也此臣之所陳陛下皆有已行之效者聖心慮之當已熟矣何必臣言然臣之區區以為陛下惟能終始於此則可以成太平極治之業而無媿於堯舜三代之君也惟聖慈詳酌 覲自注云九月十一日今附本月日

丁卯中書舍人蘇軾為翰林學士范百禄為刑部侍郎

錢勰為給事中太常少卿鮮于侁為左諫議大夫侁七月六日已遷大理卿今乃復以少常除左諫大夫蓋七月十二日罷大理卿復少常故也太常少卿梁燾為右諫議大夫右司諫蘇轍為起居郎呂氏家塾記云元祐初蘇轍為直舍人院有司檢舉自官制行舍人院廢今舍人職事乃在中書後省於是改權中書舍人遂為故事附注當考十月二日丙戌轍以權中書舍人論梁惟簡左司諫王巖叟為侍御史十月十六日巖叟入謝與劉摯同對左正言朱光庭為左司諫右正言王覿為右司諫覿知人安民疏或附此已附正言初蘇轍言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竭黽勉歲月無所建明

近因朝廷除張頡為戶部侍郎杜紘為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佞玷辱華要而罪惡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於張頡為性憸躁臨事乖方歷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為事既明白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頡久事要權植根深固一為左右之保任遂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恩寬貸未賜譴訶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衆必指笑伏乞特回誤

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詔不許

轍又言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頡除户部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頡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不疑則是臣謗毁忠賢眩惑天聽狂妄之誅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為職言既不用理當廢黜銜媿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不敢祗受詔

不許自朱光庭王覿遷右司諫後正言久闕不除明年六月乃除丁隲為右正言王巖叟論奏附明年六月

詔神宗皇帝神御殿令學士院撰名

戊辰內外官並以明堂赦書加恩　奉議郎刑部員外郎杜紘為大理少卿新除大理少卿王振依舊為刑部郎中王覿乞與振遷少監當八月二十七日劉摯有言　承議郎監察御史陳次升權提點淮南路刑獄新權知蘇州吳安持為將作少監以安持言母老多病從其請也　知代州東上閤門副使高遵一母亡奏乞解官持服詔不允令遵一弟

導惠護喪至京

庚午太師文彦博言乞罷臣男貽慶與理轉運判官資序居中免差宗正寺簿詔居中依所乞仍舊西京勾院貽慶不許辭免八月二十八日

辛未起居郎修實録院檢討官林希為中書舍人右司諫王覿言竊聞起居郎林希召試中書舍人希雖薄有文藝素號憸巧當王珪用事之際希諂奉之無所不至與其不肖子弟日相親昵及韓縝作相希復為其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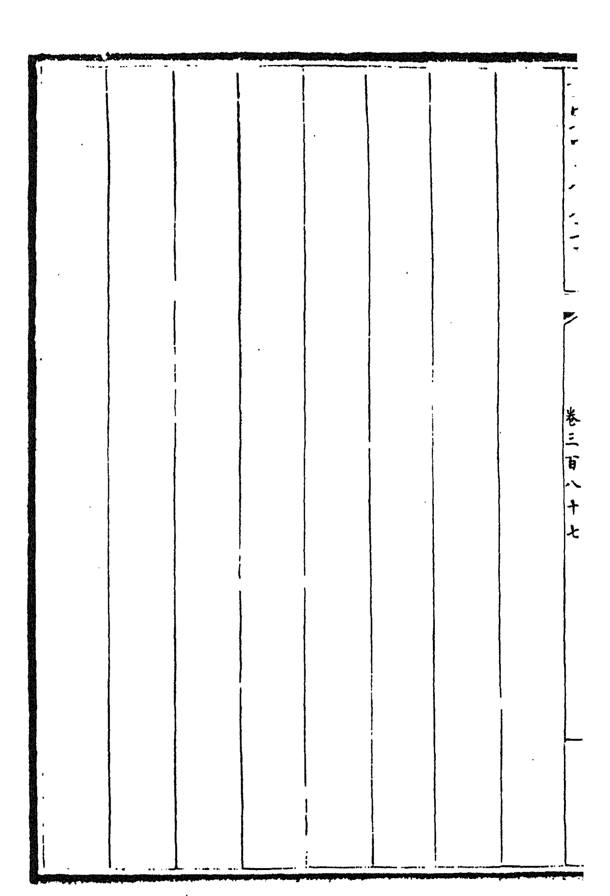
犬今中書侍郎張璪傾邪著聞士人之稍自重者莫不恥遊其門而希與之深相交結不畏譏議何可使代言禁掖入侍近班兼聞希已有章乞免召試伏望聖慈指揮除希一外任差遣所重朝廷名器不濫邪正有别貼黄稱林希親弟旦見為殿中侍御史與臣同在言路臣不敢以旦之故隱其兄之惡以負陛下言責惟聖慈詳酌又言張璪久知公議不容自春夏以來宣言於縉紳欲求退至秋初即云俟過明堂大禮今已過大禮不聞

其請復入中書視事揚揚自若貪戀榮利曾無媿恥若更以林希為舍人二姦相濟為害益深伏望聖慈出希外任以翦巨蠹之爪牙罷璪重權以絶朋黨之根本此天下之幸也　昭宣使嘉州刺史内侍右班副都知劉有方為宣政使幹當皇城司任滿當遷也　責授右屯衛將軍曹詩復舒州團練使駙馬都尉右監衛將軍王詵復登州刺史駙馬都尉　宗正寺言既許主簿通管寺事竊慮亦各依太常寺國子監例止通管雜務其編

纂國書乞依舊例丞專修從之　中書舍人蘇軾言準吏房送到詞頭朝散郎吳荀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者臣聞孟子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黄履履之為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有所告詞未敢撰吳荀除廣東運判實録在九月十六日據蘇軾奏議乃稱三月十六日必奏議誤以九月十六日為三月十六日也今依實録附九月十六日然為九月十六日軾已除內翰

矣或已除内翰猶未罷西掖故有此論列也

詔中書舍人時暫闕官依門下尚書省例只批送本省官兼權王覿論奏在十月八日此據覿疏附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九月壬申文思副使内侍押班梁惟簡為皇城副使十月二十日蘇軾云云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日嘗論林希姦邪不可為中書舍人使與朝論今者竊聞已有除命則是臣之區區未蒙採納矣伏縁希天資忮害士

大夫皆知之從來惟是阿附執政躁於進用而近日尤甚以利相市其跡甚著若在詞掖日參政議朋姦陷交相為脣齒立私黨以擾公道自此朝廷之上必為其所欺謾交亂政事非小害也昨有試畢以進告身而罷者則邢恕是也由起居以言而罷者滿中行是也伏望聖慈詳察中書舍人職在要近非他官之比決不可以姦邪居之速賜罷希新命依條除一外任以慰公論希有詞藻若稍能自重由正道而進則一舍人不足道也惟

其急進朋附非人此臣所以不得已而必論懼其黨之盛也又言臣等竊以姦臣交結古今大患上足以蒙蔽朝廷下足以動揺士類若不察其幾微翦其萌蘖盤固蔓延必將難拔臣等自春至秋累上章疏及上殿奏陳中書侍郎張璪姦邪乞罷執政陛下嘗諭臣等候過明堂大禮張璪必退今大禮已畢而璪方揚揚有自得之色殊無退意謹按璪面柔而心狠言甘而行險身為大臣當一以大公之道尊主庇民不當交結臣僚以肆欺

罔琭被詔舉文學行誼之臣充館職明知陸長愈貪汚有素文行無稱以長愈乃林希妻親弟受其請託輒以應詔琭所以受其託者不獨在結希意在希之弟旦見為殿中侍御史冀其陰助也今聞希已為中書舍人昨日聞主者促撰告詞甚急竊意琭之為謀欲希早受命成其姦黨今若使依舊在中書預政柄林希又作屬官預國論又有弟旦作御史為陰助上下朋比挾邪飾詐無所不可朝廷將如何也恭惟陛下睿明之德洞照姦

慝每行黜陟天下咸服今璪與林希兄弟相結姦黨已成臣等若顧嫌疑若避形迹不傾寫肝膽極言力陳以告陛下破其姦黨則後日之患將無可奈何臣等負陛下深矣伏望陛下特奮睿斷罷張璪執政追寢林希中書舍人之命則姦黨不成朝廷清矣陛下如以臣等言為是乞降出臣等章付外公行如以臣等言為非乞行顯戮以戒妄言之罪　侍御史王巖叟言臣伏見中書侍郎張璪受詔舉文學行能之士可充館職者而璪無

公忠報國之心為陛下求賢乃受起居郎林希干請薦希之妻弟陸長愈以應詔按長愈貪污狼籍無士人之行已為舉主吳審禮等首其姦狀今在有司璪切於交結林希故昧朝廷而薦之其交結希之意乃在交結希之弟殿中侍御史旦也旦方為言事官欲其陰為已助耳希姦回險佞清議共所不與而璪獨喜之璪柔邪巧佞正人共所憤嫉而希獨附之希藉殿中之權以交璪璪因殿中之勢以親希相資以權相市以勢姦人得朋

氣燄增熾未易撲滅非國之福也今希召試中書舍人若陛下不知容其受命遂為璟之屬官矣朝夕相親預聞國論其得安乎自此日購邪謀陰害政事臣恐臺諫交章瀆亂宸聽無有寧日矣伏望聖慈以國家為重禁邪於已兆防患於將然早賜罷免張璟中書侍郎之任追寢林希中書舍人之命并斥陸長愈不得召試館職以懲姦慝以肅朝廷不勝幸甚　監察御史孫升言近嘗論奏十科取士必用達官而朝廷自兩制近臣當求

有德苟本源或濁則流派曷清又嘗論滿中行以謂今日之大臣則前日之侍從今日之侍從則異日之大臣矣侍從之選可不謹哉臣昨因論五月四日差除不當內起居郎林希文詞雖優而行義無取王珪執政則附珪韓縝當國則結縝今則又轉而之張璪之門矣何以異滿中行之所為前日竊聞召希試中書舍人希姦佞險惡無端良公忠之操難以備邇臣之選伏惟陛下臨政以來登崇俊良選用耆德立萬世太平之基澄源清

流正在今日如希之姦險安可令侍上左右以陪國論哉伏望聖慈詳察特降指揮追寢則天下幸甚四月二十六日

癸丑中行小龍明州九月十升又言臣讀易至否泰二六日希中書舍人十九日罷

卦然後知君子小人進退消長繫天下治亂安危也陰陽之內外小大之往來非一日之積由馴致而然一陰之在內不足以有凶必至於三陰之俱來然後以為否一陽之在內不足以有吉必至於三陽之彙征然後以為泰是猶朝廷之上人主之側一小人之力未足以為

天下之亂爲天下之亂者羣小也一君子之功不足以致天下之治致天下之治者衆賢也小人成羣賢者衆多雖各以類而至然去取乃繫乎人主是以古先哲王知小人之來則其漸必至於成羣以爲天下之亂故去邪勿疑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也知君子之征則其類必至於衆以致天下之治故任賢勿貳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也伏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御以來登用正人斥逐姦惡開大公之路昭勿貳之懷且天

下四方無愚智皆以為賢者司馬光而已陛下至誠禮
貌任以為相於是名儒舊德奮迅而起以彙而征太平
之基已兆姦險之惡猶存而光不幸死矣不獨聖懷軫
念亦使善類疚心何則姦險之人難退而易進苟引類
而來陛下遲疑而不去則其漸將至於成羣此君子所
以為憂也所謂姦險之存者中書侍郎張璪也附麗以
交結者林希也前日林希召試中書舍人諫官御史極
言論列而天聽未回告命已下希既為中書屬官朝夕

與璪謀議而希弟旦為御史苟或上下交通則其類馴致誠恐非朝廷之福臣愚不肖誤蒙陛下拔擢夙夜思念少圖補報而狂瞽之言不足以感悟明主臣今非不知上忤大臣之意下失同列之情而中取怨於希所以惓惓愚忠上冐聖聽至於再三者深慮小人之浸長不顧一身之私謀伏望聖慈少加省察檢會臣前奏特行追寢則天下幸甚

癸酉詔林希為集賢殿修撰知蘇州陸長愈罷試館職

侍御史王巖叟言大臣之罪莫深於挾私意以欺主
上莫險於急身謀以忘國家莫逆於懷姦心以圖後日
之利有一於此皆所當誅而無赦按中書侍郎張璪不
忠不孝欺罔先帝之罪不可言陛下隱忍含容不欲加
誅且令備位政府今又踰年陛下之恩深矣至矣然璪
既不知感又無悛心復陰結姦黨欲成私謀以害政事
以危國家幸陛下洞照姦心黜其黨與新除中書舍人
林希於外罷其所舉館職宣德郎陸長愈不得召試揩

紳之士無不諫服皆謂睿明不可欺聖斷不可測清明之政不可亂天下幸甚自古姦臣不明其罪不正其罰則必揚言於人自以為無過而貽怨於上臣恐陛下於璪罪惡行之有所不暴盡之有所不明以失中外之意徒使姦心怏怏退有後言非所以嚴典刑厲大臣也伏望陛下明白其罪行竄斥以示天下使姦臣知懼以為後世事君者之戒貼黄稱臣竊以既黜林希陸長愈則璪不可不行降黜以正其交結之罪勿宜復如蔡確使

之僥倖善去令天下之人以為憤恨也惟陛下省察幸甚大抵姦臣為姦之狀難得而見幸而見之不可不行也今陛下行璪一人足以懲姦臣立黨之私矣璪挾私懷姦朋邪罔上如此若朝廷不重加貶謫反進職名與之善藩則他時大臣以勲勞均逸於外者將何以處之此不可不重也　定州路安撫司言北人田文等告獲姦細人翟安歸明乞推恩詔特與茶酒班殿侍添差充淮南指使仍依條給賞新削　詔諸路坊郭第五等已上

及單丁女户寺觀第三等以上舊納免役錢並與減放五分餘並全放仍自元祐二年為始其收到錢如逐處坊場河渡錢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人接送食錢不足方許以上項錢貼支餘並封樁以備急緩支用（七月二十一日蘇轍奏當考明年孫升有言附正月末）

權知開封府謝景温言明堂大赦乞差推判官一員將帶人吏及法司一名與府界提刑分詣諸縣催促決遣該赦不合原免公事如内有久被禁繫根究未見本末證左在遠所犯該徒已上罪

令申鮮赴府斷遣杖已下即一面結絶及乞今後每遇非次䟽决并冬夏仲季月盛暑嚴寒在京差官催促結絶之時本府亦依此施行所貴德澤下流獄事無滯從之

樞密院言臣寮奏馬軍教閲舊日除教御陣外更有教馬射法先五人次十人次二十人至全隊射皆重行之字使馬行數多者即依此開行列透空發箭若接戰之際雖用人馬衆多施放各不相妨進則整齊有迎敵之勢退則曲折有待敵之形馬射之法此為便利近

歲專用順鬃直射抹鞦背射法其散教之字馬射遂不教習緣直背射若以輕騎挑戰即可施用至如用衆則直背射不能重行蓋以進退皆向前取直發箭過致相妨則知之字馬射固不可廢也欲乞今後營閱排日内添入馬軍散射與直背射隔日互教其散射法一依舊日之字使馬自五人至全隊射如此則遇臨大敵便於用衆乞依所請相兼教習從之新削

丁丑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二十二日丙子言河事舊傳可考

四月四日以前當亦考 右司郎中趙君錫為太常少卿 新授京兆府教授劉絢除春秋博士從侍御史王巖叟薦也

吏部侍郎傅堯俞言竊謂鄉村以人丁出力城郭以等第出財謂之差科相與助給公上古今之通道也臣不敢遠引為證自本朝百餘年間祖宗之法未有以城郭之財助鄉村之力者今而行之恐未為得凡公人未有不以官事與百姓接者一與關涉必肆誅求但事有大小時有踈數耳況胥史日夕與百姓從事者乎故州

縣之官不使公人多見百姓謂之能吏所以百端防檢恐其侵漁猶未能禁其一二今惟憂其不足乃無名取錢於坊郭以與之臣深所未諭也其間固有勞逸不能均齊繁官吏之能否條禁之精麤惟當督責郡縣講求善法安在人人與錢哉昔者鄉村坊郭事體不同故各安其分無有異論自免役之興不復分别令差役既還未有科配常情槩見則似平允必令出錢顧椿留以備緩急夫以天下之廣民物之衆事常藏於隱微發於人

之所忽邊鄙河防賊盜水旱豈可必其無有哉慶歷中
羌賊叛擾借大姓李氏錢二十餘萬貫後與數人京官
名目以償之頃歲河東用兵上等科配一户至有萬緡
之費力不能堪艱苦萬狀此皆以上下全盛之時取於
民以為助猶或如此况今民力疲弊國家指以為用而
不憂者免役寬剩錢耳蓋有時而盡烏能持久如聞天
下主財利之臣不度朝廷大體覬望故態雖茶鹽酒
税常入之數不甚究心漸有虧失臣恐數年之後或至

不足一有緩急將全取於民不惟人難克當必致誤事誠能量使出辦錢物歛而藏之嚴勑有司不得輒用其科擾之事一切禁絶示以必信使人無疑則不徒無詞遂將欣懽奔走惟恐輸納之在後耳昨陜西兵興一路等第人户流離奔迸無地藏匿京西州郡與之犬牙相接晏然無預人之憂樂如隔天壤今若積以為備或一方有事轉而濟之是通天下之力不亦均且易哉若取其財依舊科歛他日之患恐不但怨嗟而已臣嘗以是

白文彦博司馬光吕公著此乃國之逺圖民之實恵願
陛下特斷而行之若用以資助役人臣未敢詳定今役
法大議已定皆韓維等素所裁處如未遵用即乞且修
整須降令州縣行用候見牴牾者隨加改正三二年間
庶幾全備如以差法為非自可復為雇法不須無事徒
此紛紛今諸路文字近來方此改更何日成就臣聞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亦臣之不能為者陛下采用臣言
敢不悉心共職若謂臣言與議者不合不可施行乞依

蘇軾例許臣罷免詳定儻以臣上違朝旨將以誡敕不恪雖加重責臣不敢辭元祐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奏十月六日罷詳定

已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張璪為光禄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臺諫彈章交上凡十數璪乃請外竟從優禮罷去舊録但云從其請今用新録彈章則隨時附見不幷書

詔御史中丞劉摯同侍御史王巖叟舉監察御史二員

詔夏國告哀使副赴闕見辭例物筵會買賣並依去年夏國母亡告哀人例施行

禮部尚書韓忠彦言夏國主卒遣使詣闕

告哀看詳欲權就垂簾日引使副幷從人兩班朝見太皇太后拜禮如閤門儀見畢退於殿門屏外立俟皇帝坐卷簾再引兩班朝見如上儀朝辭準此其衣裝元豐八年十月内夏國母告哀例使副素色三袥黑鞓蹀躞亦聽服紫縿不用紅色錦繡從之　太常寺言秉常卒合輟視朝三日緣在諒闇中於禮不舉哀掛服從之

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所上修築蘭州西關堡利害詔劉舜卿審度合如何措置不致生事及具圖以聞

七月六日又十一月二十二日

庚辰宰臣親王執政近臣等分詣觀寺恭謝以明堂禮畢在諒闇故也

癸未權發遣慶州范純粹乞回納一官換冠帔授所生母樂壽縣太君張氏詔特賜不為例　右司諫王覿言臣聞利不百不變法凡法之所以變非得已也使利害等均而徒有變更之勞則不待明智不惑之士而後知其不足為矣彼中才之憚煩者皆不為也況利少害多

而可以輕變成法哉臣竊見今年九月九日朝旨節文内外馬事並隸太僕寺直達尚書省更不經由駕部車營致遠務鞍轡庫駝坊皮剥所養象所並專隸駕部臣竊謂此獨可以敗壞官制而未見為利之實也夫自李唐失政官制紊亂久矣聖朝祖宗以來初則有東征西討之憂既混一區宇之後方務休養元元故於修備官制有所未暇也至神宗慨然憫之於是講求歴世之墜典造新一代之成 憲正名百職建復六聯上下相維各

有分守此真得唐虞三代建官之美意也後世所當謹守而勿失今朝廷以馬政久廢而推行牧養之法固太僕駕部之職矣若使太僕舊隸駕部而共修職事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害也使車營致遠等務不隸太僕而領於省曹於牧養之法未見其利也利害未分而徒本末失敘官制復隳臣不知其可也且場務惡隸寺監寺監惡隸省曹乃官吏不恤法度者之常情顧朝廷處之如何耳伏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無以牧馬一事而輕壞

官制追還九月九日朝旨别降指揮施行貼黄言先朝造新官制於古義皆有按據若推行之際見其未盡乃當修成何無故廢壞臣伏見今年八月二十日敕節文高麗貢奉皆係管勾所檢勘依條格申所轄鴻臚寺其本寺不以事體大小皆不與奪勘會處分但謄申主客取候指揮令後高麗夏國遇入貢應干排備所須之事並令管勾同文館所都亭西驛所徑申所屬曹部施行更不經由鴻臚寺臣竊謂鴻臚寺不與奪處分誠為非

是然若非省曹不稍假以權而致其不敢與奪即是鴻臚寺不任職也此皆罪在官吏乃非官制之過豈可因官吏之罪而廢省曹寺監上下相維之序哉夫蕃夷入貢合責辦鴻臚者今奪而專之於省曹是省曹辦事敏於寺也馬事措置合經由省曹者今析而擅之於太僕是寺之辦事敏於省曹也名實則同而緩急工拙之間何其異也故論者以謂均是省曹一則奪寺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所屬之寺事不得預焉均是寺也一則併省

曹之事而專之一則雖其本寺之事不得預焉果何義也若謂減去經歷之處然後事可以速集而無害則非獨鴻臚太僕而省曹寺監上下維持之序可存者少矣法度如此豈經遠之道聖慈詳酌靚自注云九月二十八日奏此九月九日朝旨當是九月七日也王存奏云九月七日聖旨與靚奏不同聖旨已附九月七日今列存奏于後兵部尚書王存奏臣等竊惟朝廷以馬事專隸太僕不令駕部關預此於牧政未見利害然而事繫省曹紀綱恐自此寖成隳紊臣等思慮所及不敢嘿嘿先帝閲歷代

官制殽亂命官置局講求堯舜三代之制參以唐典正
省臺寺監之職使官有分守事有統制上下相維著成
大典以貽後嗣為萬世之守也推行之初特敕寺監於
尚書六曹隨事統屬又申諭中外曰人各有分然後安
官各有守然後治是以大正百職復建六聯如被選之
人不循分守敢有僭紊執政官委御史臺奏尚書而下
聽長官糾劾中外臣子具聞德音今奉行已逾四年未
見有害一旦乃因有司僭紊申請從而改更臣竊以為

過矣大率官司樂於自專不欲有所統屬今日太僕既許不隸駕部異時太常又將乞不隸禮部其他寺監各務專達無復分守則上下紛亂官制之壞自此始矣臣誠不忍先帝竭精致慮再歲而成之一旦用有司偺紊申請而壞之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六官之制備於成周乃先王典則萬世可守者也六官之壞乃雜建諸司尚務趍辦唐末五季之事也方太皇太后擁佑聖躬制政房闥在位百執事尤宜謹守法度不可循有司

一時之請而隳先帝已成之制他如官局有為害於時法令有不便於衆一切更張其誰不服至於省臺寺監所分職事皆本先王制治之法其間或有迂滯不通量加裁正使便於行事無所不可若因而致有隳紊不惟於事體可惜且恐非繼志述事之義也伏乞少加聖慮以先帝制詔示執政大臣自非有害於民毋輒輕改有司僭紊申請宜依令施行庶幾治世之典不至寖有隳壞貼黃先帝權罷經制牧馬司當時指揮不隸駕部益

為別是一司創行經畫非同寺監自有分職檢會元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勅諸官司庫倉事不可專行及無法式須申請者並申所屬寺監不可專行並須隨事申尚書本部本部不可專行即勘當上省蓋上下分守內外事務行有次第則不相凌越今來許寺監直達已得朝旨方下省部施行不惟其間事有利害不相照應兼本末倒置於理未順朝廷若為修復馬政恐經由駕部或致迂滯則當督責本部務相協濟或寺監事有急

速即許其直達自餘並合關由省部如此則於法制無礙十二月十四日又改此指揮

監察御史孫升奏編類章疏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祖宗之用人創業佐命如趙普守成致理如王旦受遺定策如韓琦此三人者文章學問不見於世然觀其德業器識功烈行治近日輔相未有其比而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為一代文宗方其居討論潤色之職陳古今治亂之言朝廷為之側席中外莫不引領一旦遭遇聖明進居大任至言不踐舊學都捐擯斥忠良棄衆自用趨

近利無遠識施設之方一出于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由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也伏望陛下臨政以來審擇台輔尊用老成遐邇懷仁邉隅嚮德天下四方忠義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無或棄遺所謂千載一時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選任左右輔弼必先乎德業器識無取乎文學聲名貼黃言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此所以不能自重坐譏訕得罪於先朝也今起自謫籍曾未

逾年為翰林學士討論古今潤色帝業可謂極其任矣不可以加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

翰林學士蘇軾言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繫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為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為制詔旨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

朝廷自輕其法以為不可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況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已贓舉主加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當從重雖見為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為不重若以為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

明行修六也舉十科為七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
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
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
敕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
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軾除學士乃九
月十二日不知此章以何時上今依軾集附月末十科
既不降詔必是從軾所請也又不知諫官誰欲降詔當
考十月二十六日左司諫朱光庭請申
勑內外臣寮十科更或援小人詔從之　朱光庭王覿
既遷司諫左右正言久闕不補元年九月十二日光庭
覿遷二年六月一十八

日乃除丁隲為右正言巖叟

論奏不得其時因附九月末侍御史王巖叟言臣竊以

求言不厭廣納善不厭多言不廣則不足以盡天下之

情善不多則不足以成大聖人之德詩曰先民有言詢

于芻蕘芻蕘之賤猶不遺而問之況於賢士大夫哉經

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夫茍得其人

亦足矣何必七人之衆哉蓋所實者大則所資者不可

以不博此聖人之心也三代以降千古相望其間誠心

好諫不過數君而已固未有如陛下聽政之初首以求

言為事發於慘怛連下詔書海内之弊使人人得以上
聞而虚心以聽銳意以行不待踰年而朝廷清明天下
休息復見祖宗之盛也然臣區區愚忠尚欲有以廣聰
明而躋聖德者不能自已也惟陛下采納國家倣近古
之制諫官置員纔六人而已方之先王已自為少今復
左右正言缺而不補臣所未諭豈以治道已清而無事
於言耶人材難稱而不若虚其位耶二者皆非臣之所
以望於今日者也治道雖清而扶持保固正欲得賢人

材難稱而搜揚拺拔正欲用意恃已治而忽于聞過則恐治道或損謂材難而曠於任官則恐正人浸孤今多士盈庭豈可無擇伏望聖慈詔補諫臣無令久空其職强大既安之國勢緝熙已就之聖功又言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覩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槩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言路數人而已而

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言路專用一方之人當考專用一方之人

附五年四月八日爲允